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  
付秀莹 主编

# 父亲上树

刘玉栋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父亲上树 / 刘玉栋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 ,  
2018.8  
(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 / 付秀莹主编 )  
ISBN 978-7-5171-2872-4

I . ①父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8 ) 第 173043 号

责任编辑: 张 丽  
责任校对: 代青霞  
责任印制: 佟贵兆  
封面设计: 仙 境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 总编室 ) 64924716 ( 发行部 )

网 址: [www.zgyscbs.cn](http://www.zgyscbs.cn)

E-mail: [zgyscbs@263.net](mailto:zgyscb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.25 印张

字 数 180 千字

定 价 4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872-4

## 作者简介

---

刘玉栋，男，一九七一年生，山东庆云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山东文学》主编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，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天涯》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三百余万字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年日如草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我们分到了土地》《公鸡的寓言》《火色马》等，另著有儿童小说《泥孩子》《白雾》《月亮舞台》《我的名字叫丫丫》等。小说曾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刊物转载，并多次入选各种选本。作品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、齐鲁文学奖、泰山文艺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等，并荣誉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的“大众喜爱的五十种图书”、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“中国小说排行榜”。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日、韩、阿拉伯等文字，推介海外。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
东君《空椅子》

海飞《菊花刀》

胡性能《生死课》

黄孝阳《说说爱情吧》

李浩《父亲树》

刘建东《丹麦奶糖》

刘玉栋《父亲上树》

田耳《姓田的树们》

叶舟《所有的上帝长羽毛》

哲贵《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》

朱山坡《驴打滚》

## 猛虎嗅蔷薇，或者密林里那些身影

作为同行，当我面对这一套“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”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感佩，亦有骄傲。这些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，他们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以他们的文字，以他们对时代生活的深刻洞察、对复杂人性的执着追问，以他们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想追求，抵达了这一代人所能够抵达的高度。作为女性作家，当我面对这些男性作家作品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惊诧，更有震动。相较于女性，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是如此的不同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的视野更加宽阔，更加辽远。他们的姿态更加从容，更加镇定。有时候，他们也犹疑，彷徨，踌躇不定，他们在那些人性的罅隙里流连，张望，试图从习焉不察的细部，窥见外部世界的整体图景。然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是自信的，确定的。他们仿佛雄鹰，目光锐利，势如闪电，他们在高空翱翔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。山河浩荡，岁月绵延，世界就在他们脚下。

在读者眼中，李浩或许属于那种有着强烈个性气质的作家，具有鲜明的个人标识。多年来，李浩近乎执拗地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探索，建构起独属于自己的艺术王国。他是谦逊的，又是孤高的，貌似温和家常，其实内心里饲养着野生的猛兽，凶猛而傲慢。

他是野心勃勃的小说家，不甘于通达却庸常的大路，深山密林的冒险于他有着更大的诱惑。

同为“河北四侠”，刘建东则属于藏在民间的高手，大隐于市，是另一种不轻易露相的“真人”。低调，内敛，甚至沉默。他深谙小说之道，是得以窥见小说堂奥的有幸的少数。以出道时间计，刘建东成名甚早。对于创作，他是严苛的，审慎的。他只肯留下那些精心打磨的宝贝，他绝不允许自己有半点闪失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他是悲观的吧。时间如此无情，而又如此有情。大浪淘沙，总有一些东西终将远去。

骨子里面，或许叶舟更是一个诗人。他在文字里吟唱，醉酒，偃仰啸歌，浪迹天涯。莫名其妙地，我总是在他的小说深处，隐约看见一个诗人的背影，月下舞剑，散发弄舟，立在群峰之巅，对着苍茫天地，高声唱出心中深藏的爱与哀愁，悲伤与痛楚。叶舟的小说有一种浓郁的诗性的气质，跳跃的，不羁的，沉迷的，有时候柔肠百转，有时候豪气干云。

从精神气质上，或许胡性能与刘建东有相通之处。他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在这个热闹的时代，他懂得沉默的珍贵。他的作品也并不算多，却几乎篇篇锦绣，字字留痕。大约，他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吧。他从不肯挥霍一个小说家的声名。生活中的胡性能是平和的，他只在小说里暴露他与世界的紧张关系。他是复杂的，正如他的小说，又温和又锋利，又驳杂又单纯。

刘玉栋则显然具有典型的山东人的精神特质，沉稳，有力，方正而素朴。他以悲悯之心，注视着大地上的万物。他的文字里饱含着深切的忧思，对故乡土地的深情，对前尘往事的追念，对人间情意的珍重，对世道人心的体察，他用文字构建了一个自足

的精神世界，他在这世界里自由飞翔。小说家刘玉栋飞翔的姿势耐人寻味，不炫技，不夸耀，却自有动人心魄的力量。

广西作家群中，田耳和朱山坡是文学新势力的优秀代表，同为七〇后一代，田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小说家的敏感气质，外部世界的细微涟漪，都有可能在他内心深处掀起惊涛骇浪。他看着那浪潮起起落落，风吹过来，鸟群躁动不安，俗世尘土飞扬，一篇小说的种子或许由此慢慢发芽，生长。他期待着与灵感邂逅时的怦然心动，享受着一个小小说家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幸福时光。朱山坡则一直坚持在“南方”写作。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执拗，也不打算解释自己的“偏狭”。南方经验，南方记忆，南方气息，南方叙事，构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学的“南方”。他执着地构建着自己的“南方”，也构建着自己的小说中国。这是一个小说家的自信，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强悍。

江南多才俊。同为浙江作家，东君、海飞、哲贵却有着强烈的差异性。多年来，哲贵把温州作为自己的精神起源地，信河街温州系列成为他鲜明的文学地标。他写时代洪流中人心的俯仰不定，精神的颠沛流离。他在文字里仰天长啸，低眉叹息。生活中的哲贵，即便是酒后，也淡定而沉着。作为小说家的哲贵，他只在文字里喧哗与骚动。而海飞，文学成就之外，近年来更在影视领域高歌猛进，声名日炽。敏锐的艺术触角，细腻的感受能力，赋予了他独特的个人气息，黏稠的、忧郁的、汹涌的、丰富的暗示性，出人意料的想象力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实则激情暗涌，成为独有的“这一个”。与海飞、哲贵不同，东君的写作，却是另一种风貌。他的文字浸染着典型的江南气质，流淌着浓郁的书卷味道，古典的，传统的，温雅的，醇正的，哀而不伤，含蓄蕴藉。东君

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濡染，深得传统精髓之妙。从某种意义上，他既是传统的，又是现代的。在人们蜂拥“向外”的时候，他选择了“向内”。他是当代作家中优秀的异数。

在同代作家中，黄孝阳有着强烈的探索勇气和激情，他以自己充满野心的文本，努力拓展着小说的思想疆域和艺术边界。他是不甘平庸的写作者，永远对写作的难度心怀敬畏。他飞扬跋扈的想象力，一意孤行的先锋姿态，以及由此敞开的内部精神空间，新鲜的，陌生的，万物生长，充满勃勃生机，挑战着我们的审美惰性，也培育着我们的阅读趣味。

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藏龙卧虎，总有一些身影隐匿，有一些身影闪现。无论是显是隐，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在场者、亲历者和创造者。他们以斑斓的淋漓的笔墨，勾勒着我们这个时代复杂蜿蜒的精神地形图。或者高歌，或者低唱。或者微笑，或者流泪。他们在文字的密林里徜徉，奔跑。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

是为序。

戊戌年盛夏，时京城大热

（作者系当代作家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主编）

# 目录

红斑 / 1

向北 / 17

后来 / 30

心火 / 46

回乡记 / 63

父亲上树 / 83

家庭成员 / 95

大寒 / 129

早春图 / 140

平原的梦魇 / 154

跟你说说话 / 168

风中芦苇 / 205

# 红斑

## 1

我正在昏黄的灯光下冲着淋浴，师傅老熊出现在门口，他朝我招了招手。我捋一把头发，来到师傅老熊身边。师傅老熊低声说：“快冲，冲完了还有点儿活干。”说完，老熊扭头走了。

我心里有点烦，这个老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活干，再说，大家都已经洗完澡，光等着下班了。可老熊毕竟是师傅，我是敢怒不敢言。我擦干身子，套上衣服，顺着锈迹斑斑的铁梯子，拐进静悄悄的车间，穿过灰暗中如同巨兽般趴伏着的机器设备，回到操作间。仪表盘上的警示灯大都是关闭着的。我们制酸车间已经停产一个多月了。不是因为我们制不出酸来，而是因为我们制出的酸卖不出去。厂里的盆盆罐罐都已装满，说得好听一些叫高位储存。可我们工人要照常上班，照常三班倒，除了日常的设备维护，我和老熊下下象棋、玩玩扑克、看看武侠小说，用来打发无聊的时间。

师傅老熊不在操作间。我瞅一眼仪表盘上的电子表，时间已经是十一时四十五分，夜里的十一时四十五分。我们上的是中班，也就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这个班。还有十五分钟就下班了，还干个鸟活！我抓起一块干毛巾，擦了擦湿漉漉的头发。这时候，师傅老熊走进来，说：“快，快把工作服穿上，拿上防酸手套。”我这才发现，老熊已是全副武装，一身工作服不说，还穿着高筒的防酸靴。我心想，多热的天呀。我心里愤愤的，可又不能说什么。我只能往身上套工作服，边套边嘟囔：都快十二点了，要下班了……老熊肯定是听见了，他说：“少说废话，快穿。”我们的工作服都是防酸绸做的，厚得密不透风，刚穿在身上，汗水就淌下来。还好，上夜班的工友已经来接班了。我和师傅老熊跟他们打了个招呼，便下得楼来。老熊挪着胖胖的身子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，边走边琢磨，看这个样子，不像要去干什么活呀。老熊这个人倒是不聒，平时话也不多，可他总喜欢把屁大点儿事搞得神秘秘。

果然，老熊一晃身子，走出车间。我也跟着来到车间外面，外面空气清新，一阵风扑面而来，身上立刻舒服了很多。由于停产，厂区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，路灯也跟着半死不活，只有老熊的步子迈得劲头十足。我终于还是忍不住了。

“师傅，这么晚了，咱们还干什么活去？”我露出了不耐烦的口气。

“不该问的话，一句话别问，不该说的话，一句话也别说。”老熊扭过头来，恶狠狠丢下一句，又劲头十足地向前走去。

我心里呸了一声，心想，就能在我面前逞能，见了车间主任跟哈巴狗似的。我们朝停车场方向走去。我看到厂里的交通车就

停在那里，车里亮着灯，有稀疏的几个人坐在里面，他们是一些家住城里的职工，而我和老熊的家都是附近村里的。我和老熊每天上下班都骑摩托车。我想，老熊不会是带我进城吧？又一想，这个时间，进城干什么，城里的歌厅都要关门了。又他妈的一想，城里的歌厅关门不关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老熊这个铁公鸡，怎么舍得请我去城里唱歌呢。果然，老熊昂首阔步地拐过交通车，朝一片黑暗的地方走去。

这时候，我看到一辆罐装卡车停在前面，车后三角形的黄色警告标志牌告诉我，这是我们厂里的运酸车。老熊绕过车头，朝着驾驶室里打了个手势，接着又向我招招手。我来到驾驶室的另一侧，老熊已经打开车门，先爬了进去。我没有迟疑，也跟着爬进去。驾驶室里热燥燥的，尤其是座位，更是烫屁股。驾驶室里的小灯一亮，我这才看到驾驶座上坐的是肥哥。肥哥咧了咧嘴，似笑非笑地说一声：“咱走。”师傅老熊点点头。

我认识肥哥，他是车队的司机，跟老熊是初中同学，去我们车间打过扑克。我知道他的后背上文着一条龙，透过他的白汗衫，我隐约地看到过那条龙的彩色轮廓。我从小就害怕文身的人。肥哥留着板寸头，后背上文着一条龙，我真的很害怕。

深更半夜的，肥哥拉着我们去干什么？想想老熊神神秘秘的样子，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不会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？这个时间去外面活动，肯定是见不得人的。又能去干什么呢？我瞎琢磨着，肥哥一发动汽车，一股尿意伴随着恐惧油然而生。肥哥向警卫室交了张条子，汽车缓缓地驶出工厂，拐上公路。我想，犯罪的事情我是不做的，我不管老熊是不是我师傅。我心里开始埋怨老熊不跟我透露实情，你在厂里是我师傅，出了

厂门还是我师傅吗？你这是欺负我进厂时间短呀。肥哥倒是一脸的轻松，竟然吹起口哨来。老熊坐在我和肥哥中间，脖子一伸一伸的，眼睛随着车灯延伸的方向巡睃着。夜风扑进驾驶室，有了些许凉爽的感觉。我突然想到身上的工作服，如果我们去干什么坏事情，老熊是不会让我穿上工作服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稍稍平静一些，抬头看天，天上有几颗星星闪来闪去。午夜时分，公路上一个人也见不到，两旁半米多深的玉米露出它黑黢黢的轮廓。

过了大概有二十多分钟，汽车拐进一条更为狭窄的公路。

“不是让越远越好吗？”老熊问肥哥。

“日他奶奶的，都几点了。”肥哥懒洋洋的口气。

我早已经辨不清方向，不知道汽车到了什么地方。又过了十来分钟，肥哥一打把，汽车缓缓地在路边停下来。随即，车灯全部熄掉了。

我们跳下车，一字排开，叉开腿在路边撒了泡尿。深夜中的田野很安静，见不到一丝灯光，听不到一声狗叫，偶尔有阵风吹过，玉米叶子发出唰唰的一阵响动。看来，这个地方离村庄还是挺远的。

“快干吧。”在黑夜中，肥哥挥了下手。

师傅老熊来到我身边，低声跟我说：“一罐废酸，放掉它。戴上手套，扶好管子，对准路基下面，抓好了，有风，别溅到身上，注意安全。”老熊说话前所未有的利落。

我这才明白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，尽管干的也是见不得人的事，但我这心里，倒一下子变得轻松许多。我放下管子，把它顺到马路下面的沟里，沟是水泥铺就的，在夜色中发出淡淡的灰白色。我站在路基上，双手紧紧地端着碗口粗的皮管子。老熊问好了没

有。我说好了。老熊说一声开阀门了。只听到路基下面传来哗的一声响，一股酸味扑面而来，呛得鼻子生疼。我想象着一团团腾起来的酸雾。还好，风是朝另一侧吹的。我扭着头，闭着眼，还能忍受得了。

时间似乎凝固在这一刻。在哗哗的酸流声音中，风比刚才大了许多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天空中的星星好像又多了几颗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管子里渐渐地没有了声音。老熊捂着鼻子，来到我身边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管子顺过来，归位到酸罐一侧，固定好。

确实起风了。向回返的路上，我们谁都没说一句话。师傅老熊微闭着眼睛，露出疲惫的样子，肥哥握着方向盘，不时地打一个哈欠，拿一只手揉一下眼睛。我朝着漆黑的夜色中瞪着空洞的眼睛，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。我总觉得空气中夹杂着一股火辣辣的气味儿，搞得你鼻子眼睛不舒服。

回到厂里，已经是凌晨两点钟。我和师傅老熊跟肥哥告别后，来到车间的放车棚里。师傅老熊塞给我一张票子，然后趴在我耳朵上说：“不到两个小时，赚了一百块钱，怎么样？”灰暗中，老熊的眼睛狡黠地眨了眨，他又低声说道：“这事儿，跟谁都不要说。听到没有？再有好事儿，我还会叫你的。”

我攥着一百块钱，心里挺感激老熊的，先前对他的不满早就跑得无影无踪。要知道，我一个月的工资，也只有这么十张票子。我禁不住说：“师傅，明天我请你去王家酱骨店喝杯啤酒，咋样？”

“好小子，够意思。”老熊拍我肩膀一下，踏响了他的摩托车。

我一口气睡到上午十点。要不是孙静打我的手机，我可能睡到下午去了。“马太，你咋还在睡觉？都十点半了。”孙静没好气地说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揉揉眼，瞄了下墙上的石英钟，才刚刚十点出头，就说十点半了。孙静总是这么大惊小怪的。

“上夜班，睡得晚呀。”我懵懵懂懂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就知道你是上夜班，”电话里传来孙静咯咯的笑声，“我今天歇班，咱们进城逛逛去吧。”

我心里一紧，心想，逛什么逛，不是买这就是买那的，嘁，女人的这点小心思。可我不能这么说啊，我们谈恋爱快两年了，已经花掉我爹好几万块钱。我爹盼着我能早点儿把孙静娶回家，可我们俩都还不到结婚的年龄。对了，我一下子想起来，我还得请师傅老熊吃饭呢。昨天夜里赚了一百块钱，这钱怎么能白赚。

“到底去不去呀，说话啊？”电话里传来孙静发嗲的声音。

我肯定不能说不去。我想一想，说：“咱们下午去吧，中午我师傅还叫我有点事儿。”

“哼，有点儿事？肯定又是喝酒，不能喝多了，下午两点之前必须到家里来接我，要是来晚了，看我不把你的大腿掐青了。”

我嘿嘿笑了，坏笑。孙静这句话的背后是有故事的。当然，这是我和孙静之间的故事，别人只能去猜了。

我给师傅老熊打电话。老熊也是刚起床，正在刷牙，他嘴里呜噜呜噜地说了两个好，便把手机摁死了。

就这样，我开始了颇为怪异的一天。后来想想，许多事情根

本无法说清楚，但是，说不清楚也得说啊。

比如这一天中午，那个丑陋的怪男人出现之前，我和师傅老熊坐王家酱骨店门口的帆布棚子下，不声不响地喝着冰镇啤酒，那感觉特别好。老熊酒量不大，但爱喝，他长得又黑又胖，虽然大伙都喊他老熊，其实他脾气还不错，平时话少，只有喝点儿小酒，他才多说那么一句两句的。

中午很热，老熊光着膀子，浑身上下已变成紫红色，高高突起的肚皮光滑锃亮，像一个大大的茄子。他不时地伸出巴掌，在鼓鼓的肚皮上拍两下，吃饭的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因此声音显得特别清脆，除此之外，剩下的声音，只有树上的蝉鸣了。

这是一个安静的中午，由于天气炎热，雾镇的街道上空空荡荡的，连鸡狗猫鸭什么的都躲进街角的阴凉处。酱骨店胖胖的女老板靠着一根木柱子打盹，她歪着脖子，口水被牵成一根细细的亮线，手中的苍蝇拍子也滑到脚面上。

老熊兴致却很高，两只小眼睛亮亮的，他盯着我，不时地晃一下脖子，迸出低沉短促的几个字来。只有这个时候老熊才变得有点儿可爱。他正在教训我，或者说正在教育我。

“你爹……多不容易……花了……”我师傅老熊猛地把巴掌伸到我眼前，那张开的五根手指又短又粗，“这个数，才有这份工作……你，娶媳妇，他至少还得，花，这个数……”

我低着头，不时地撩一下眼皮，瞄一眼师傅，好像不太敢直视老熊伸过来的五根短粗的手指。在师傅老熊面前，我有些拘谨，我只把T恤衫的下摆卷到肚脐眼上面，我没有像老熊那样把上身扒个精光，尽管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。

老熊说话磕磕巴巴，但我知道他没有喝多。他喝了酒，说话

就是这个样子。他摇晃着紫黑色的脑袋，表情既认真又严肃。我只能恭恭敬敬地听着。我当然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意思。他这是对我好。上一次我爹请他喝酒，他也是这个样子，他让我爹一百个放心，他会把我带好的。昨天夜里，他塞给我一百块钱，我想就是因为老爹请他喝过酒。老爹在村子里开了家小超市，每天赚个百八十块钱，自以为是个人物，实际上卖的多是垃圾食品。他不想让我整天飘过来荡过去的，想让我有点儿出息，于是托人花钱给我买了这么个合同工。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工作。

新源化工集团，据说是我们这个县级市最大的企业。一说没有不知道的，这是咱们市的骄傲啊，这可是重点工程啊。雾镇的人更自豪，能建在雾镇的地盘上，这是咱雾镇四万五千名老百姓的福气啊。当然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人家镇长说的。人家镇长说这话时，激动得脸色通红，唾沫星子喷在麦克风上，砸得呼呼响，当然，这位镇长现在已经是咱们的副市长了。

好了，先不说镇长啊市长的。先说我和师傅老熊。我成为化工集团的合同制工人还不到半年，除去在省城培训的三个月，我在制酸车间干了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，再加上停产的个把月，实际上干了只有一个多月。我对工艺流程的掌握便可想而知，我还得指望着师傅老熊。所以昨天夜里，老熊塞给我一百块钱，我要也不是，不要也不是，才把老熊喊出来喝酒的。我不能让老熊觉得我不懂事。

我们喝掉了七瓶啤酒，桌上的菜也所剩无几。师傅的酒量不大，再说过一会儿，我还要陪着孙静去城里逛商场。

“师傅，咱们还喝吗？”我试探着问老熊。

老熊瞅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说道：“时间还早，再喝最后一瓶。”